

□ 李田清

消失的老屋

我家的老屋为砖瓦结构,砖是没经烧制的泥巴砖,通称水砖头,房梁用木材,上面盖青瓦,湘南俗称水砖房。

前几天,老屋拆了。这栋屹立了整整43年的老屋,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了。

老屋走过沧桑,也历经繁华,是父母用半辈子心血铸成的,那一砖一瓦、一木一梁都凝聚了父母的辛劳,浸润了父母的汗水。

老屋是岁月的见证,也是一部厚重的家史,刻录着父亲的憨厚和耿直、母亲的勤劳与善良,记载着时代的步伐,浓缩着我的情感,早成了我灵魂的一部分。

我的童年是在湘南古村久安度过的,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,一到晚上,家家户户都点起油盏,黑夜里点点灯火,就像那天上的星辰。清晨,袅袅炊烟笼罩在村子上,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感觉,诉说一个个古老的传说。

我的祖父是个武师,家境比较殷实,家里修建了一栋四合院的青砖瓦房。祖父生有五个孩子,三男二女,我的父亲最小,排行老五。

开始,子女小的时候,祖父一家的住房还比较宽敞,但到了子女成家后,父亲三兄弟每人只分得两小间,一间当厨房,一间住人,三家共用一个客厅。

我们一家六口,都挤在这一间房里,姐姐是老大,住在楼上(也就是搭了一层木板),楼下摆两个床铺,父母一铺,我和哥哥、弟弟三人挤一铺。

1975年,当时担任村会计的父亲,花了七百元,买下了位于村前翰林祠旁、村里一栋作仓库用的泥砖房。

于是,我们一家就搬到了这里,这一年,我还不到九岁。

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年,因年久失修,通风漏雨,摇摇欲坠,父亲决定将我们住的仓库推倒重建。

当时家里穷,买不起红砖,于是父亲就地取材,自己动手用黄泥巴做水砖头。

修建一栋屋子要几千甚至上万块水砖头,这些全是父亲用双手一块块打出来,一家老小用双肩一块块挑回家的。

秋收后,父亲在一个叫黄泥坝的稻田里,挖一个大泥塘,将黄泥击碎,再浇上水,然后拉上一条牛,来回反复地踩踏泥巴,使之搅拌均匀成浆状,融合成有黏性的泥砖。

有时,借不到牛,父亲就自己用双脚踩,光着脚进到泥塘,一脚一脚将泥踩匀实。

砖泥踩好后,父亲先是用稻草盖着沤上两天,然后就开始制作砖坯了。

制砖的“砖模子”木框,有长、正方形两种,长的叫条砖,正的叫方砖,一般有20斤左右。

父亲将砖泥使劲地甩进模子里,再用铁丝制成的“弓”,将多余的泥巴撕开拿掉,松开“砖模子”后,一块成型的砖坯便出来了。

等到水砖头成形后,父亲便一块一块码好,使其晾干。为防止水砖头干裂,父亲还时不时在砖上洒些水。

六七十年代,那时交通工具十分缺乏,不要说汽车了,我家连板车也没有。黄泥坝离家大概有两里路,如何将水砖头运回来,成了当时一大难题。

父亲是村里有名的硬汉,没有车运输,就用肩挑。他一担挑八块,一头四块,有一百六十斤左右,每天往返十多次,直到精疲力尽。

姐姐那时正在读高中,每次去上学时,挑一对空畚箕放在黄泥坝,放学了就顺路挑一担回家。

那时姐姐才十七八岁,每次挑四块八十斤左右,其劳动程度对一个少女来说,可想而知。

我和哥哥那时年纪还小,但我们也参与到挑砖的行列中。哥哥挑三块,我则只能挑一块(一头半个断砖)。

就这样,我们一家花了整整两年,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凑齐了建房的材料,个中的艰辛,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

1979年,我家的房子正式开始修建。

父母为人好,在村里人缘也好,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闻讯后,纷纷赶来帮忙。下脚、砌墙、盖瓦都不要报酬,连工钱也不要,只负责供两餐饭。

七十年代末,全国的经济都还比较落后,我们家也很穷,每天只能水煮一些从自留地里采来的白菜、萝卜等,再从坛子里挖一些片子豆腐、霉豆腐、了豆角之类的给帮忙的师傅吃。

遇上赶集,去镇上称斤把猪肉,和红薯粉炖成一大锅,算是开荤了。

在历经千辛万苦后,终于建起了这栋二百来平的水砖房。新房落成时,乡邻们都夸父亲有本事,父亲也很骄傲。

建成的水砖房格局为四室一厅一厨一披厦,中间是客厅,两边分别有两个卧室,父母住左侧前面,姐姐住右侧前面,我和哥哥、弟弟住右侧后面。左侧后面这间,因为连接厨房,所以就用来放水缸、水桶之类的物品。左侧后面是厨房,右侧为披厦,用来关牲畜、堆柴草等。

当时,盖披厦的瓦不够,只盖了一半就没有了,父母一下又拿不出钱买瓦,只好弄回一些稻草盖上。时间一下,每次刮风下雨,总是屋外下大雨,屋内下小雨。

老屋承载了我儿时的欢乐,也托起了我儿时的梦想,更多的是伴随我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蹉跎岁月。

她如同一个时光的宝盒,装满了我所有的美好,有成长路上的欢歌笑语、跌倒爬起来时的磕磕碰碰,也有童年走过的无数快乐和懵懂,仿佛是一张张老照片,至今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,那样醇美、那样亲切。

清晨起来,阳光照进老屋窗子的薄膜;放学回家,还未迈进老屋的门槛,就听见母亲早已做好的饭菜;月夜里,老屋被月光覆盖,是那样美丽。

老屋里,无数个深夜,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熬夜为我做鞋,那穿针引线的声音,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,一次次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而姐姐每天晚上,都会坐在客厅里打草鞋。

六七十年代以前,蓑衣、斗笠、草鞋是庄稼人的三件宝。那时生活困难、物资紧缺,人们下地干活、上山放牛砍柴,不分晴雨都穿草鞋。草鞋既透气、轻便、防滑,而且十分廉价,其编织材料是稻草,故称草鞋。

姐姐编织草鞋的手很是灵巧,她正坐

在长板凳上,双手在一个木架上忙碌地穿梭着,灵活地上穿下引,将手里的稻草在草鞋绳内一上一下缠绕,身子不时后仰,把草编拉紧。再加上一些布条,草鞋变得更加柔软,外观也好看许多。

那时,每双草鞋卖四五分钱,姐姐打草鞋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学费,还贴补了家用。

时光流逝中,我们姐弟慢慢长大。

1982年,我第一个走出家门,到遥远的地方去当兵,离开了老屋。

后来弟弟也去当兵了,我们都开始了在外漂泊的生活。姐姐出嫁后,只有父母和哥哥仍住在老屋。

再后来,哥嫂拆除了老屋右边的两间卧室和右侧的披厦,盖了一幢小楼房。

前几年,村里翰林祠拆除消防通道时,老屋的厨房也被拆掉了。从此,老屋就只剩下一间客厅和左边的两间卧室。

不知是那年,哥嫂把这两间卧室打通,办了一个经销店,还买了几台麻将机摆在客厅,供村里人娱乐。

站在哥嫂新盖的楼房上俯视老屋,她显得是那么矮小、破旧,但我对老屋的情怀,始终不曾改变。

每次回家,我都会围着老屋转一转。眼前的老屋,就像自己容颜苍老的父母,他们用和蔼可亲期待的目光,默默地注视着儿们每一次回来或离去。

如今,父母都已离开我们多年,离开了他们居住生活几十年的老屋。

每次站在老屋前,父母当年辛勤忙碌的身影,就会浮现在眼前。手摸老屋的泥墙,父母的音容笑貌,更会展现在眼前。

我的母亲勤劳善良,里里外外的操持,缝缝补补的活计,厨房灶膛的掌勺,母亲都十分娴熟。童年的我们,在母亲的照顾和呵护下,似乎从没有受过委屈,衣服虽不华丽,但都是浆洗得干干净净,生活虽不富裕,但日子调理得井井有条。

母亲英年早逝,她活在这个世上,仅有五十五个春秋,一次意外事故,抢救无效离开了我们,在老屋里闭上了她那不舍

的双眼。我的父亲普通而平凡,十几岁就下地干活,当过队长、会计、支书,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,节衣缩食、含辛茹苦养育我们。父亲厚道、淳朴,既不打麻将,更不赌博,喜爱读书看报,这些优良的品德,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父亲在七十二岁那年,也告别了人世。父亲是晚期恶性肿瘤,癌细胞扩散到全身,那天我带着弟弟,冒雨驾车连夜赶往长沙湘雅医院,无奈将父亲接回老屋,我们4姊妹陪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日子。

没有了父亲,没有了母亲,老屋已人去楼空。

今年八一,我回宁远参加战友四十年入伍聚会,抽空回了一次老屋。

老屋大门紧锁,空无一人,哥哥在广东打工,嫂嫂在从江带孙女,经销店出租给一个叫勇庆的房族侄儿,等了许久,他才从镇上赶回来。

在客厅,我对看父母的遗像,深深地鞠了三躬,为父母上了三炷香,烧了一把纸钱。

此时,我既看到了老屋的熟悉和亲切,又感到了老屋的寂静和凄凉,空荡荡的老屋内,再也没有了儿时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气息,再也看不到父母可亲可敬的笑容,听不到他们喊我乳名时亲切的呼唤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老屋,半个月后老屋就拆了。

返回贵州后,我的记忆每天都深深萦绕于老屋,每一缕温柔的炊烟,每一声亲切的呼唤……梦里梦外无不依偎在我的心头。

我的老屋,我的父母,他们是我的根、我的魂。

就像这人世间的轮回,老屋已经随着岁月远去,甚至消失,而我的怀念,始终蹒跚于子夜斑驳的残梦里。

我只想,若干年后,愿我的灵魂还能长居在这里。

□ 吴中峰

战“疫”必胜

(外一首)

九州戮力气正豪,华夏大地尽解封。战疫三载艰辛俱,应检尽检立殊功。党率百业强保障,医护万众逆风冲。抗疫路长且任重,巩固成果勿放松。

迎接二〇二三年

万众战贫,全民抗疫,苍穹树赤旌。盛会擎画蓝图,核心掌舵行稳。上下同心,九域遍地党旗新。战天斗地克险阻,千群一呼百应。

廿三年光荣任务,强经济,加快速度;举旗安国富民,肩负复兴使命;初心不改,人民至上系根本;中国梦圆耀寰宇,巨轮勇毅前行!

□ 木哥

老家下雪了么

老家下雪了么?
我在广东打工十年不见下雪了;
父亲的屋梁盖雪了么,
好多年没有给它加瓦了。

老家下雪了么?
我在广东打工十年不见下雪了;
母亲的坟茔盖雪了么,
好多年没有给她扫墓了。

老家下雪了么,
我在广东打工十年不见下雪了;
家乡的雪花仍像旧时那样飘洒么,
今年我要回家了。

□ 陈来峰

“阳”了之后

最近一段时间,奥密克戎病毒肆虐,感染者甚多,走在街上,稍有不慎,你就有可能中招。其实,“阳”了也无所谓,这其实就是一场感冒,在家“闭关修炼”,几天也就好了,无非就是受点罪,吃点药。

这天,妻子从外边回来有点异样。她鬼鬼祟祟地躲进房间,又是量体温又是吃药,任凭我怎么敲门也不开。

你怎么了?难道取了一次快递就“阳”了?

妻子叫道,坏了!坏了!真让你这乌鸦嘴说着了,从现在开始,你和孩子都远离我,对了,都戴上口罩,我要隔离起来。

我一下子也慌了神儿。要说不怕不是假的,最近我和妻子都居家办公,孩子在家上网课,要是我们三个都“阳”了,那可不行,想吃饭都没人管。于是,我主动戴上口罩,除了工作,还担任起厨师的工作,保姆的工作,家庭教师的工作,家庭医生的工作,那叫一个忙活。

每天早上,我要早早起床,饭做好了给儿子送,给妻子送,完了还要一个个收拾干净;除了这些,还要每天定时给妻子送药,并叮嘱妻子吃药,她是个马虎精,不提醒她一会就忘了。在我的精心照料下,妻子状态还行,除了几声咳嗽,一切还算正常,看她在房间还能工作,闲了还能躺到床上刷视频,终于一颗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。

这天,妻子隔着门缝对我叫道,今天中午能不能吃点有营养的?我想吃排骨了,赶快去买点吧!谁让人家是病号呢!听到命令,我立马去执行。

第二天,妻子又隔着门缝叫,说想吃火锅了,看电视人家吃火锅,那辣椒红彤彤的,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
这次我可没惯着她,我说,火锅可不行!容易上火,对治疗你病没有一点好处,咱还是忍忍吧!

妻子嘟着嘴跟我对着干,说就是想吃,管它病不病的。我殷勤地递上刚刚好的苹果,说,等病好了,立马兑现。

妻子只有蔫蔫地退下了。

这天,我给妻子送水果的时候,见妻子在房间里哼着歌,跳着舞,自娱自乐。心说,嘿!这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玄乎吧!这才第五天呢!还是妻子的身体素质好。

这天下午趁着妻子上厕所的机会,我去房间拿资料,突然发现桌上堆了花花绿绿的药,不仅大吃一惊,这几天来的药,妻子竟然一片没有吃……

我恍然大悟。等妻子出来,我笑眯眯地说,今天咱们吃火锅吧!你的病也该好了。

妻子惊慌失措地说,是是是!好多了!好多了!

你去做!

我以命令的口吻说。

哎哎哎!妻子此刻温顺得像一只小绵羊。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来自网络

□ 潘洪波

一棵红豆杉的故事

夸赞她是个好人。巫君还懂草药,会看病,寨上人每每有个大病小灾,常常都要请她去诊治。她给寨人治病从不收取报酬。

那时候,蒙加苗寨古树参天,从寨子到山野都是成片的原始森林,特别是在寨边还有大片的红豆杉,淹没了整个山寨。

巫君对这片红豆杉情有独钟。每当她劳动一天回来时,都要到红豆杉树下休息许久,深深吸上一口清爽提神清香空气,还顺手摘上几串熟透的红豆杉果送到嘴里,吃得津津有味,顿感精神百倍;在为寨上人看病之前,她也要去红豆杉树下先行敬拜,还刮上几片红豆杉树皮放在怀里,这是化解疾病的良药。

清乾隆五十二年(1787)夏五月,黄平蒙加苗寨玛嘎苗寨发生了一件大事。不知是从哪来的官兵,他们要追剿寨中的一个头领人物,由于抓不到头领,就把寨子的一些人拉去杀鸡给猴看。这样,全寨人害怕了纷纷躲到寨后的古老红豆杉丛林之中。几天几夜,官兵们再也找不到寨上的一个人影。官兵放火把这片红豆杉烧了几天几夜。在官兵放火烧林时,全寨人悄悄转移到了香炉山(冷屏山)躲避去了。寨上人除了起初被官兵拉出去杀掉的那几个而外,其余没有受到伤害,但在这片古老的红豆杉几乎全部被烧光。官兵本想放火烧了寨边这片山林,连同把苗寨一起烧掉。谁知,在一股火苗将烧到寨边的房子上时,突然,一场大风却把巨龙般的火苗吹向另一边的

山上,全寨躲过了一场灾难。后来,寨上人们就说,这是蒙加寨最早来到这里的潘氏太祖玛嘎选择的宅地风水好,所以躲过了一场劫难。

官兵烧了红豆杉林一无所获就离开了。寨上人纷纷回到家时,巫君流着眼泪,手执木棍就向寨边被烧的红豆杉走去,当看到那棵巨大的红豆杉神树,被烧得只剩下副光秃秃的骨架时,巫君哭泣着轻轻地抚摸还在发烫的树干。然而,巫君发现,就在这棵古老的红豆杉树旁边不远处,在一个巨石的夹缝中,有一棵如脚杆般大的红豆杉幸存下来了!巫君走过去痛爱地抚摸这棵红豆杉,希望它快快成长起来。

巫君撕下了衣服上一块小小的红色刺绣图案的布条,打了一个活套挂在树枝上,表达自己对这棵树的祝愿和寄托。她希望,凡是南来北往,路过这里的人们,谁也不要伤害这棵红豆杉树,要对它敬畏和保护,让它长大后保佑全寨人幸福安康。

寨上的人们,自从知道巫君把这棵红豆杉树当成神树之后,都十分敬畏和崇拜,纷纷前来挂红布祈求神树保佑。

后来,这棵红豆杉树一年比一年长得快,枝繁叶茂,直冲云天。当这棵红豆杉的红色果子成熟时,人们路过这里,就摘下一把果子送到嘴里品尝。寨上哪家鸡鸭病了,主人就把鸡鸭赶到红豆杉树下,让它们捡食掉在地上的红果子,生死由命,谁知,几天后,这些生病的鸡鸭竟活蹦乱跳起来



每次回到家乡黄平蒙加苗寨时,总是要带着同行的朋友一起去领略寨上古井古树的景致,尤其是要瞻仰一番寨边的那棵古老的红豆杉。这棵足够三四个成人合抱的古红豆杉树,应当是黄平县境内唯一尚存最大的红豆杉,它的高大、古老、沧桑,让外来的朋友们感到十分的震撼。

古红豆杉一旁,有一座古坟,坟前有一块立于嘉庆四年(1799年)的墓碑,至今已有223年,碑刻清晰可读。墓主叫潘成凤,苗族名字叫雄君。古红豆杉树旁之所以葬着这座古坟,其中有一段不寻常的缘由和故事。这还要从两百多年前寨上的一个叫巫君的老太太说起。

据传,巫君历来贤惠,心地善良,性格开朗,热情好客,爱做好事善事,自从她从翁坪杨家寨嫁到蒙加苗寨后,全寨老少都